

沫若文集

五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沫 若 文 集

第 五 卷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566 字数 37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frac{3}{8}$ 插页 3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9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13401—15400册

定价 (3) 2.90元

第五卷說明

本卷收入作者从1918年至1947年間所作中短篇小說三十八篇。其中大部分曾分別收入《塔》、《水平綫下》、《橄欖》等作品集中；《落叶》和《一只手》則刊印过单行本。

《塔》是小說戏剧集，初版于1926年。其中《鸛鵒》一篇后来改名为《漆园吏游梁》；《函谷关》一篇后来改名为《柱下史入关》；《Donna Karméla》一篇后来改名为《喀尔美蘿姑娘》。

《落叶》是1925年作的中篇小說，初版于1926年。

《水平綫下》是小說散文集，初版于1928年。其中《矛盾的調和》一篇，此次編入改名为《矛盾的統一》。

《橄欖》是小說散文集，初版于1928年。

以上各書的小說作品，后来都分別收入作者重新編定的、1947年出版的小說集《地下的笑声》和1948年出版的小說散文集《抱箭集》。現在即根据这两个作品集的初版本。

未收入《地下的笑声》和《抱箭集》的小說作品五篇，《一只手》根据1928年2月出版的《創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未央》根据1928年出版的《沫若譯著选》初版本；《聖者》根据1928年出版的《沫若創作集》初版本；《冥陽門外》和《双

簣》兩篇則根據1947年出版的《革命春秋》(《沫若白傳》第二卷)初版本的附錄。

本卷作品都是經過作者修訂后編入的。編排次序大體上按照寫作時間的先后，同時也結合內容略加分類，將歷史小說另外編在一起，排在后面。



1926年与儿澄澄及儿摄于广州



曼陀羅華

郭沫若

“幾時回來的呀，哈君？這般快。”

“纔到。”

“你的夫人和孩子呢？”

“同路回來了，孩子病得很厲害。”

“病了？是甚麼病呢？幾時得起的？”

“我也不曉得是甚麼病？到A市的第二天便得起。下痢，發燒，吃牛奶去只是吐。”

“怎麼又在吃牛奶呢？”

“咳！”哈君到此長嘆了一聲，他的一雙充着血的眼睛深深含着怒火。

(1)

第五卷目录

牧羊哀話	1
殘春	13
月蝕	29
陽春別	43
Löbenicht 的塔	49
万引	61
叶罗提之墓	76
喀尔美蘿姑娘	82
漂流三部曲	117
行路难	158
三詩人之死	223
人力以上	231
曼陀罗华	239
紅瓜	251
未央	260
落叶	265
亭子間中	361
湖心亭	369

矛盾的統一	392
聖者	395
後悔	404
一只手	413
騎士	438
賓陽門外	480
双簧	492
月光下	499
波	509
金剛坡下	516
地下的笑声	524
漆園吏游梁	537
柱下史入关	546
孔夫子吃飯	555
孟夫子出妻	559
秦始皇將死	567
楚霸王自杀	575
司馬迁發憤	591
賈長沙痛哭	601
齊勇士比武	612

牧羊哀話

一

金剛山万二千峰的山灵，早把我的魂魄，从海天万里之外，攝引到朝鮮来了。我到了朝鮮之后，住在这金剛山下一个小小的村落里面。村名叫着仙蒼里。村上只有十来户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旧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圍牆；更有花木桑松，时从牆头露見。村南村北，沿海一帶，都是松林，只这村之近旁，有数亩农田，几园桑柘。菜花麦莠，把那农田数亩，早鋪成金碧迷离。那东南边松树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匯集万二千峰的溪流，暮暮朝朝，帶着哀怨的声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

我初到村里的时候，村里人疑我是假冒的中国人，家家都不肯留我寄宿。幸亏这村南尽头，有位姓尹的媽媽，年紀已在五十以上，一人孤居，長齋礼佛，她听明了我的来意，憐我万里远来，無亲無眷，才把我留在她家中住下了。尹媽門首，貼付白色門联，——朝鮮風俗尙白，門上春联，也用白紙，儼然如同国内喪事人家一般。联上写的

現成語句：“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進得門去，小小一個中庭，薄有一些花木。正面家屋，是一列三間；中間正堂，兩邊住房，堂屋里有層間壁，隔成前後兩間，有戶相通。前堂上首，有座神桌，當中供奉玉磁觀音，左手有尊牌位。從戶口望去，屋後似有菜園一方，直接金剛山麓。尹媽叫我在這右手房中住下了。房裡別無他物，只有一張短檠，兩面推窗，像是久無人居，早變就灰塵世界。

住在尹媽家裡，一個多星期的時間不知不覺地瞬已過我而去。我每日裡，無論天晴落雨，從早起來，便去游山探勝，抵暮始歸。一個多星期之中，除了村後的九仙峰外，這偌大個金剛，快要被我踏遍了。毗盧、彌勒、白馬、永郎，凡這萬二千峰的朝容晚態，雨趣晴姿，已深深印入我腦海之中；我只一閉眼，一凝眸，便一一如同電影一般，呈現在網膜之上。只可惜我不是文人，又不會画画；不能把它完完全全地寫了出來，畫了出來，送給我兄弟朋友們看看呢。

二

獨坐在九仙峰頂，仙人井畔，西望那夕陽光里的金剛，色相莊嚴，雲煙浮動，我的靈魂，早已陶然沉醉，脫壳悠游。忽然陣陣清風，從前山腳下，吹來一片歌聲，哀婉淒涼，分明是女兒聲息。側耳聽時，只听道：

太陽迎我上山來，

太陽送我下山去；

太陽下山有上時，

牧羊郎去無時歸。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中斷。隨聞羝羊悲鳴聲。鈴聲幽微，几不可辨。

羊兒頸上有鈴兒，

一一是郎親手系；

系鈴人去無時歸，

鈴條欲斷鈴兒危。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漸行漸遠，蕩漾在清和晚氣之中，一聲聲微入心

脾，催人眼淚。

非我無剪刀，

不剪羊兒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時令我魂消去。

非我無青絲，

不把鈴兒系。

我待鈴條一斷時，

要到英郎身边去。

听到此处，我已忍不住潸着了眼泪。我忙立起身来，站在山顶西北角上一棵松树脚下。往下看时，只见那往高城的路，有群绵羊，可三十余头，带着薄暮的斜晖，围绕着一位女郎，徐徐而进。女郎头上顶着一件湖色帔衫，下面露出的是绛灰裙子，船鞋天足，随步随歌。歌声渐远，渐渐要不能辨悉了。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有我还在，
虎豹不敢来。

虎豹它縱来，
我們拚了命，
憑它銜去哉！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声，早随落日西沉。女郎的影兒，也被前山拖去了。我的灵魂，在清冷的山气中，受着洗礼。我立在松树脚下，不知过了几多时辰，早已万山入眠，群星閃目，远从那东海天边，更飞上了半規明鏡。

三

——“大国的客人，那是我們閩家佩莢小姐呢！”

我同尹媽二人，坐在堂檐边上，談說日間所見。尹媽把那牧羊女郎的姓名告了我。

——“既是位名門小姐，为什么在这里亲自牧羊呢？”

我這一問，似乎打动了她無限的心事。她緊緊地望着空中皓月，半晌不曾回答我。我从月光之下，偷看得她的眼兒，早已成了兩個泪湖。我失悔我不應該盤根究底，这样地苦了她。我正屏息悬心，搔摩不着，尹媽漸漸拭了眼泪，从新轉向于我。

——“伤心的往事，本来想絕口不提。客人既是殷勤下問，我不能够辜負你。但这万緒千头，我不知道該从何处說起呢！”

停了一会，她又才往下說道：

——“佩羹小姐本来不是这里的人，十年以前，她家住京城大汉門外。小姐的父亲閔崇华，本是李朝的子爵。只因当时朝里，出了一派奸臣，勾引外人定下了甚么合邦条約。閔子爵一連奏了几本，請朝廷除佞安邦，本本都不見批發。子爵見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便弃了官职，攜帶一門上下，从京城里迁徙而来。

“子爵前配夫人金氏，十六年前早已过世。繼配夫人李氏別無生育。金氏夫人死时，佩羹小姐，年才五岁，子爵憐愛异常，命我一人貼身侍奉小姐。我們尹氏門中，先祖代代，都是閔府家人，我的丈夫尹石虎，也是閔府中司事。我从前本有一个小兒，……”

說着說着，尹媽的声音便哽咽起来了。

——“我的兒子名叫尹子英，是閔子爵替他取的名字。子爵十分愛他，常叫他作‘英兒英兒’。英兒比佩蕙小姐大一歲，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兒也僭分着叫小姐是蕙妹。他們兩人你憐我愛的，倒真正地如同同胞骨肉一樣。

“李氏夫人也是名門小姐，從小時便到日本留學，畢業之後，又曾經游歷過紐約、倫敦、巴黎、維也納。算來是在國內的時候少，在國外的時候多呢。歸國的時候，年才二十二歲，恰好金氏夫人下世後，已經滿了三年。李府倩人說合，不久便做了子爵的繼室。子爵未棄官以前，李夫人在京城里，要算是數一數二的社交家。客人，你請想想，這樣個聰明伶俐、有學問、有才幹的新夫人，怎么能自甘淡泊，久受這山村生活的辛苦呢？

“閔子爵遷到這兒來以後，便住在那高城靜安寺中；摒去一切浮華，不問世務。只因寺里住不下多人，小姐已漸漸長大，便叫我們夫婦二人，來這仙蒼里安身；只把英兒留在寺中，買了幾十匹羊兒，叫他看管。那時候我那英兒已經長到十二歲上了。白日里每逢天晴，他便趕着羊兒在山前山後去放。有時佩蕙小姐也同他一路牧羊。他們兩人倒不知迷了多少回數路途，惹得我們受了多少回數的虛驚呢！

“我記得他們有一次到了半夜裡還不見回寺。子爵以為是在我們家里耍着了，叫了幾個寺僧來接。他們是并不在我們家里的。我們大家驚惶起來，忙分頭去四處尋找，找到海金剛，遠見得一群羊兒睡在海岸上。英兒靠着

一个岩壁，佩菱小姐靠着英兒的肩头，他們倆早都睡熟了。那天晚上，也是有这样的月光。月光照耀着，海潮搖蕩着，他們倆就好像睡在一个大搖籃里面的一样。他們那时候的光景，我是再也不会忘記的呢！

“每逢落雨不能放羊的时候，英兒便在寺中随着住持僧众們操拳学武，晚来便同小姐兩人在子爵面前讀書写字。無風無浪地过了四年，我那英兒已經長到了十六岁，佩菱小姐也長到了十五岁上了。子爵常說，不久要帶他們到你們大国去，使他們長長見識。唉！誰知天不从人願，我那英兒，他就在那一年，……”

尹媽很伤心地哭了起来，恰巧那天上的月輪，也被一朵鵲黑的烏云遮了去，愈覺得令人凄楚。我又不便往下問，只得等尹媽哭住了，才听她含泪說道：

——“他——他就在那一年，被他的父——父亲——杀死了！”

說着又哭了起来。我想找句話来安慰她，但連半句也找不出。我只得起去倒了杯茶来請她呷。她接在手中呷了几口，說道：

——“以下的話还長，等我去把英兒的遺書取了来再往下說罢。”

四

夜分已深，外边天气甚凉；尹媽叫我到房中去坐。我同她进了我的居室，同坐在地板上面——朝鮮人席地而坐，

席地而寢，還存着我國古代的遺風。尹媽取了封書信來，
我接在燈下看是：

母親：

兒今放羊回家，在這羊欄旁邊，拾得一封書信，明明是父親遺失的。因為是已經開了封，兒便把那內容取來一看——呀！母親！兒不看猶可，看了之後，早令兒魂飛魄散！

母親！兒今已決意救我子爵、義妹、父親。兒不忍我父親犯出這樣大不義的罪行。兒想父親定已來在寺中，兒却四處尋之不得。母親！兒想此事聲張出去，不僅父親一人的攸關。兒今夜里要在寺中巡邏，能私下地把父親吓退，最為上策。

母親！儻若兒萬一是死了的時候，母親！請你切莫悲哀！兒想生為亡國之民，倒不如早死為快。

母親！時間已迫，不能多寫。密書閱後，請火化之！
抽屜中有日記二冊，請交義妹惠存。

兒子英跪稟。

另外還有一封是：

石虎鑒：

十日不得見矣。君可于今夜來寺，我在房中內應，能一網打盡最好。詩箋一張，明明是首反詩，成功之後，快拿到長安寺中兜兵隊去自首。有此一詩，便是贖身的符籙。急切勿誤！

閔李玉姬六月十一日。

炎陽何杲杲，晒我山頭苗。土崩苗已死，

炎陽心正驕。

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濤？安得魯陽戈，

揮汝下山椒？

羿弓魯戈不可求，汨流成血洒山丘。

長晝漫漫何時夜，長恨漫漫何時休。

《怨日行》 大韓遺民閔嶺華揮汗書。

尹媽等我——看完，帶着一種很沉抑的聲音向我說道：

——“這其中的情節，客人，你可明白了？——我那英兒，他便在那年六月十一^①的晚上死的。那天午飯過來了一位靜安寺的沙彌，面交石虎書信一封。石虎隨即出門去了，我只以為是子爵有事叫他，等到半夜過後，他才踉踉蹌蹌跑了回來。不多一刻，又听得有人叫門。我出去開門看時，兩個寺僧向我叫道：

——‘尹媽媽！不好了！你的令郎被人殺了！’

“我听了这最后一声，便如晴天里一个霹靂，石虎他也像听见了，从房里跳了出来，叫着‘杀错了！杀错了！’飞也似的跑出了門去。我也一直跑到靜安寺去了。我先到英兒的住房里去，看見棹上有一封信，上写着‘母亲亲啓——子英’六个字，我把来抄入怀中；忙朝人声嘈杂处跑去。待我找到英兒的时候，只見他滿臉都是血；他的心窩兒早已冰冷。我立即昏倒了去，不省人事。

“我醒来的时候，已是晴天白日。我疑我做了一个惡夢。

① 当时朝鮮人都用陰曆。